

读书不肯为人忙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本科生中国古代史论文选集

主编 刘志伟
副主编 曹家齐 黄国信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读书不肯为人忙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本科生中国古代史论文选集

主编 刘志伟
副主编 曹家齐 黄国信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书不肯为人忙: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本科生中国古代史论文选集/刘志伟主编;
曹家齐, 黄国信副主编.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306 - 05895 - 9

I. ①读… II. ①刘… ②曹… ③黄…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文集
IV. ①K2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7776 号

出 版 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李海东

责任编辑: 李海东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何 凡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31.25 印张 7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刘志伟

这本文集收录的是近年来我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教师指导学生的一些习作，书名出自陈寅恪先生 1929 年写给北大学院已巳级史学系毕业生的七绝赠言，诗云：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

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所谓“为人”，典出《论语·宪问》，“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何以“为己”，何以“为人”，今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不过，我相信，最贴近陈先生赠言本意的诠释，应该是陈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所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已有“今之学者为人”之叹，则今日欲求“为己”而学，自是迂儒无疑！所谓“迂儒”，不通世情不合时宜之人也，今日之大学，因着教育普及渐成谋生之孔道，大学中人，恐怕要做学者的，已不在多数；少数以为要做学者之读书人，“为人”者亦在多数，“为己”者遂属稀罕之物。

当下中国的大学，高歌“创新创业”，上上下下，内内外外，都以“创新创业教育”为改革的主题和目标。但什么是“创新创业教育”，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在我们这个工具理性传统深厚，功利主义弥漫的国家，教育早已走到极端急功近利的境地。于是，在主政教育之人的观念中，“创新创业”，实际上以创业为主调，为目的，为收获，其实质就是所谓的“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庶几成为今日公认的大学教育目标。各种“创新创业”的鼓噪声中，也不乏声言以培养能力和素质为目标的主张，不过观其内容和实现方式，仍不脱训练工匠的取径。大学里鼓励学生“创新创业”，常常具体化为“做项目”和“写论文”，文章成了一种罩着“创新”光环的产品，各

种评价学生的场合，也都以学生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刊物的所谓“等级”为主要指标。在这种时势下，我们把近年来一些本科生的论文编成文集出版，毋庸讳言，也不能尽脱“为人”的功利目的，免不了也是一种俗谛。

本来，读书与写作均是治学之正途。所谓学问，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学生求学，必于书中求前人留下之学，故入史学门径之人，唯以读书为本分；读书有心得，笔记下来，有发明，阐发出来，也是读书之一种本事；治学渐有积累，对所读诸书中承载的知识义理生出点点疑惑，自立一题，从更多书中探源索解，创一新见，立一新说，撰成新作，寓读书之味于写作之中，亦不失为读书之蹊径。然而，这种读书写作，须与今日以“创新创业”标榜的教学划清界线。今日流行的功利教学，写作成了目的，论文篇数、字数成为效益之指标。或曰，制作论文，也会翻查书本，也是读书，但这种“为人忙”的读书，颠倒了读与写的关系，误导学生离开读书的本分，所谓读书，非但不能助人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反成俗谛生成之渊藪。此种风气下，“为己”之学，更不复可求。在这个读书之人日稀，“创新”之作日繁的时代，学术之传承，唯赖罕存之“迂儒”坚守。毋庸讳言，中山大学历史系这个象牙塔，也逃不过被滚滚俗流冲刷，但守护住这个“迂儒”得以存活，得以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始终是我们不离不弃的办学宗旨。为此，我们用陈寅恪先生这一遗训作学生习作集的书名，表达心中仍存的学术信念，也提醒自己不忘求学之初心，存一点读书之本事。

有一大家熟知的朱子诗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学人中传承旧学发明新知，为读书治学之本义，故学者读书“为己”之境界，亦需于商量与培养中求。学生在求学中，设一专题做研究，撰写论文，在今时今日的学术范式下，为商量与培养之基本法。因此，我们编集这本习作集的用意，更多是留下学生读书治学的行迹。编中诸文，不乏新发明与新见解，也不藏幼稚浅学之痕迹，但都无掩我捧读时之喜悦。望后来之学子，读此论集，或可得见前人读书之乐，治学之趣，若还能从中悟得一点脱俗之精神，留得一点读书“不为别人忙”之心意，则编辑者之辛劳，功莫大焉！

目 录

四川画像石棺双阙与天门关系述论 ——以简阳鬼头山3号石棺与张家沟2号崖墓石棺为例	刘芝华	1
两晋的清议与选士制度	吴南泽	21
试析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之交往及其在宋世的政治沉浮	洪绵绵	39
南北朝通聘中的政治形势与文化心理浅析	周文俊	64
晚唐两宋龙虎山天师道研究——以龙虎山天师世系为中心	刘 凯	86
宋代流刑考——以流沙门岛的情况为主要事例	杨 芹	106
北宋元祐间经义、诗赋进士二科分合问题考论	宋哲文	115
南宋湖广总领所财政体系初探	周曲洋	150
广西买马与南宋初期西南边疆政治关系	徐 莹	180
明中期漕运改革中的卫所、运军和仓储体系 ——以徐州地区为例	张程娟	200
明嘉万财政与《万历会计录》之修撰 ——以边饷定额化为为中心的考察	黄壮钊	248
明万历年间刘元卿的出处考量与《大学新编》的编撰	林 展	271
明末清初高攀龙理学形象的塑造及其转变 ——以高氏著作的编刻为中心	黄友灏	298
清代杭州城市管理与社会变迁——以火政为中心的研究	谢 湜	335
大庾岭路与清代南雄州的虚粮	张素容	412
环境、市场与政治：乾隆末年珠江三角洲盐场裁撤考论	李晓龙	426
蠲免钱粮与均田摊粮：以文斗寨为例试析清水江下游地区 清代田赋征收的形成与演变	卢树鑫	450
堡的演变与乡村组织——以广东南海、顺德、番禺诸县为例	陈海立	463
编 后 记		491

四川画像石棺双阙与天门关系述论

——以简阳鬼头山3号石棺与张家沟2号崖墓石棺为例

刘芝华

指导教师：徐 坚 教授

双阙图大量出现在四川画像石棺上。一直以来，双阙被视为墓主官阶与地位的象征。但1986年简阳鬼头山3号石棺的发现，其中在双阙图之上注有榜题“天门”二字，无疑为认识双阙的功能提供了线索。^①赵殿增、袁曙光在简阳鬼头山3号石棺发表的资料基础上，结合重庆巫山铜牌饰（未发表清理简报），认为双阙是“天门”，而不是墓主官阶与地位的象征；而且整个画像石棺表达了升天成仙的思想，“天门”代表了升天成仙的入口。^②张勋燎利用发表的重庆巫山鎏金铜牌饰资料，进一步指出这些材料“反映的已经不是一般的升仙思想，而是早期天师道形成并传入蜀地发展为五斗米道、西王母在道教神系中具有相对固定地位后的产物，属于早期五斗米道的宗教遗迹”。^③

画像石的内容，是在资料不断增加，以及对相关制度、文化内涵的了解上，通过画像之间的相互比较，得以逐步确定。^④而有文字榜题出现的画像，有助于我们对某一类画像题材内容的确定。^⑤对双阙功能的认识，依赖于“天门”榜题。但如果不加分析，认定双

① 简阳鬼头山3号石棺的情况，可以参考内江市文管所、简阳县文化馆：《四川简阳县鬼头山东汉崖墓》，《文物》1991年第3期，第22～23页；雷建金：《简阳县鬼头山发现榜题画像石棺》，《四川文物》1988年第6期，第65页。

② 赵殿增、袁曙光：《“天门”考——兼论四川汉画像砖（石）的组合与主题》，《四川文物》1990年第6期，第7～8页。

③ 张勋燎：《重庆巫山东汉墓出土西王母天门画像棺饰铜牌与道教——附说早期天师道的主神天帝》，安田喜宪主编：《神话 祭祀与长江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46页。

④ 如20世纪50年代沂南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认为是祭祀图的画像，现在已经定名为上计图，这都得益于对汉代上计制度的理解（扬之水：《沂南画像石墓所见汉故事考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6期，第26～40页）。

⑤ 如邢义田就是在榜题的帮助下，辨认出“水陆攻占图”或“桥上战争图”，表现的是失传的故事“七女为父报仇”（邢义田：《格套、榜题、文献与画像解释——以一个失传的“七女为父报仇”汉画故事为例》，颜娟英主编：《美术与考古》，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75～215页）。

阙是天门，是否过于武断呢？张家沟2号崖墓石棺前档与一侧面皆出现双阙，如果还是毫无例外地把双阙称为天门，那么在此处，两处意义重叠的画像，目的何在？本文的写作，就是在对简阳鬼头山3号石棺与张家沟2号崖墓石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画像石棺，对双阙的功能进行探讨。笔者并不否认双阙天门意义存在的可能性，而是更注重在不同情境（context）下双阙的具体功能。

一、四川画像石棺及双阙情况介绍

四川画像的媒介多样，除了出现在崖墓、砖室墓、石室墓外，在石棺上也刻有。本文集中对四川画像石棺进行统计与分析。笔者所统计的40多具画像石棺各位置内容的情况见表1。^①四川画像石棺的表现技法一般为浅浮雕，局部加以阴线刻，对细部进行刻画。时间多集中在东汉中期，以东汉晚期居多。而且画像的分布也呈现出规律性的布置：石棺的前档一般为双阙，占总画像石棺的64%；伏羲女娲在后档，占43%；左右侧的内容不定，既有描绘日常生活场景，像宴饮乐舞杂技等，也有描绘仙境世界，像六博、西王母，也有简单的动物形象，如青龙、白虎。

表1 四川画像石棺情况一览

石棺	前档	后档	左侧	右侧	棺盖	备注
大邑县同乐村砖室墓石棺			车马临门 (双阙)			出土“永元十五年造万世”纪年砖
宜宾市翠屏村7号石室墓	双阙	伏羲女娲	百戏人物鸟鱼			
泸州市洞宾亭崖墓石棺	双阙	伏羲女娲	青龙	白虎鸟鱼		
重庆沙坪坝1号石棺	双阙	伏羲				出土“元兴元年五月壬午”铜镜
重庆沙坪坝2号石棺	仙境	女娲				出土“元兴元年五月壬午”铜镜
内江市关升店崖墓石棺	双阙	楼阁	栓马、鸟鱼	伏羲女娲凤鸟		

① 此处对画像石棺的选择，首先依据于有简报发表。对于没有简报发表的石棺，结合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与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石棺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的相关介绍。对于1949年前新津崖墓石棺，因曾被分割过，有些石棺无法完整地复原，因此未统计在内。

续表 1

石棺	前档	后档	左侧	右侧	棺盖	备注
宜宾公子山崖墓 1 号石棺	双阙	伏羲女娲	迎客图、观 禽捕鱼图	迎客图、 龙虎图		
宜宾公子山崖墓 2、3 号石棺	双阙	伏羲女娲	迎客杂技 图、六博	庖厨宴客 图、杂技		
重庆市一中石室 墓石棺	双阙	伏羲女娲	车马出行	楼前迎宾图		
南溪长顺坡砖室 墓 1 号石棺	双阙	凤鸟	翼虎	鸟鱼龟	柿蒂纹、 双鱼	
南溪长顺坡砖室 墓 2 号石棺	凤鸟踏 两山	单阙伏 羲女娲	蒂纹	蒂纹	柿蒂云 气纹	
南溪长顺坡砖室 墓 3 号石棺	双阙	凤鸟	西王母 仙境图	斜线纹	柿蒂纹	
南溪长顺坡砖室 墓 4 号石棺	双阙	凤鸟	拜谒西王母	鸟鱼		
紫经县陶家拐砖 室墓石棺	双阙	凤鸟	秘戏图	饮马		
乐山市沱沟嘴崖 墓石棺	双阙、 西王母	太仓	宴饮、 车马出行			
乐山九峰乡石棺	双阙	凤鸟	白虎衔雀	车马临 门、龙鱼		
郫县新胜 1 号砖 室墓石棺	双阙	伏羲女娲	漫衍、角 抵、水嬉	宴客、乐 舞、杂技		
郫县新胜 2 号砖 室墓 1 号石棺	西王母	伏羲女娲	迎客图	鳌山图		
郫县新胜 2 号砖 室墓 2 号石棺	凤鸟	伏羲女娲	西王母、 六博	双阙楼阁		
郫县新胜 2 号砖 室墓 3 号石棺	龙虎戏壁	伏羲女娲	迎宾图			
郫县新胜 3 号砖 室墓 1 号石棺	西王母	伏羲女娲	迎宾图	宴饮、舞蹈		
郫县新胜 3 号砖 室墓 2 号石棺	双阙	西王母	车马出 行、莲池	宴饮图		

续表 1

石棺	前档	后档	左侧	右侧	棺盖	备注
简阳鬼头山崖墓 2 号石棺			甲第双阙			
简阳鬼头山崖墓 3 号石棺	凤鸟	伏羲女 媧、玄武	日月、仙人 骑、仙人博	天门、太 仓、白虎		
简阳鬼头山崖墓 4 号石棺	龙鹤争鱼	仙鹿、羽人				
简阳鬼头山 5 号 石棺	朱雀		鱼鹰、羽人	甲第双阙		
彭山县双河崖墓 石棺			双阙、仙境	西王母		
彭山县梅花村崖 墓石棺	双阙	天禄	车马出行	六博、抚琴		
富顺县邓井观 1 号崖墓石棺	双阙	伏羲女 媧、玄武	西王母	白虎、象人		
张家沟 1 号崖墓 石棺	双阙	伏羲女媧	西王母	龙虎戏璧		
合江县草山砖室 墓 1 号石棺	双阙	伏羲女媧	鸟鱼、 夫妻交手	西王母		
合江县草山砖室 墓 2 号石棺	双阙	伏羲女媧	西王母、 网结纹	乐舞、象 戏、舂米		
张家沟 2 号崖墓 石棺	双阙	伏羲女媧	车临天门	神灵异兽		
合江五号石棺		伏羲女媧	车马出行	庭院图		
合江六号石棺	双阙		车马出行	庭院图		
泸州市大驿坝 1 号墓石棺	双阙	女媧	鼎人	天禄		
泸州市大驿坝 2 号墓石棺	双阙	凤鸟衔环	虎鸟衔鼎	鸟鱼		
泸州市杜家街墓 石棺	双阙	伏羲女媧			柿蒂纹	

续表 1

石棺	前档	后档	左侧	右侧	棺盖	备注
泸州市麻柳湾崖墓石棺	双阙	朱雀	双雀衔璧	巫术祈祷图	柿蒂纹	
泸州十一号石棺	单阙、 门亭长	朱雀	车马、升 鼎、宴饮	秘语、 鸟鱼		
成都天回山 3 号崖墓石棺	双阙	房屋	伏羲女 媧、鸟鱼、 夫妻交手	宾主相见、 庖厨图		
新津县城南砖室墓 1 号石棺	双阙	凤凰、灵芝	玄武、灵芝、 朱雀、青龙	车马出行		
新津县城南砖室墓 2 号石棺	栓马	朱雀、饕餮	龙虎衔璧	玄武、六 博、车马		
芦山县王晖砖室墓石棺	仙人半开	玄武	青龙	白虎		东汉建安十六年
三台郪江金钟山Ⅱ区二号崖墓石棺	双阙		双鹤争鱼	仙鹤、三 鱼、天禄		
三台郪江红庙子二号墓石棺	栓马	凤凰	双凤	铺首衔环、 鹤鱼、双阙		

其中，双阙的画像不一。四川画像石棺出现的双阙特征如表 2 所示。如果把其他侧面出现的双阙计算在内^①，总共出现了 36 次，比例高达 76.6%。双阙有单檐、重檐之分，有的甚至高达三檐。除了单纯的双阙建筑存在以外，还有凤鸟、人、门等的出现。凤鸟的只数不一：有二只的，分别立于双阙之上；也有一只的，立于两阙之间。人有一人或至多二人，形象不一，有的持戟，有的持盾，有的拱手。对于门，有的会重点刻出几扇门，再加上百叶窗，有的甚至会创意性地把门表现为半开半掩的形式。可把双阙画像分解成几部分：单纯的双阙建筑、凤鸟、人、门。其中，双阙建筑是必需的，是最基本的构图要素；凤鸟、人、门则是带有选择性的，其出现与否并不影响对双阙功能的判断。因此，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对单纯双阙建筑的分析之上。

① 单阙没统计在内，虽然单阙在石棺的作用应该相当于双阙。

表2 四川画像石棺双阙特征一览

石 棺	双阙特征	位置
大邑县同乐村砖室墓石棺	单檐，右侧一人捧盾、一人佩刀持戟	左侧
宜宾市翠屏村7号石室墓	单檐	
泸州市洞宾亭崖墓石棺	单檐，朱雀立壁上、下玄武，左东王公，右西王母	
重庆沙坪坝1号石棺	单檐，中有一楼，下有一门半掩	
内江市关升店崖墓石棺	重檐	
宜宾公子山崖墓1号石棺	单檐	
宜宾公子山崖墓2、3号石棺	单檐	
重庆市一中石室墓石棺	单檐	
南溪长顺坡砖室墓1号石棺	单檐，中间有星宿	
南溪长顺坡砖室墓2号石棺	单阙	后档
南溪长顺坡砖室墓3号石棺	单檐	
南溪长顺坡砖室墓4号石棺	重檐	
紫经县陶家拐砖室墓石棺	重檐	
乐山市沱沟嘴崖墓石棺	分层，三檐，下二犬，一人持盾、一人拱手	
乐山九峰乡石棺	重檐子母阙，下二人相对而立	
郫县新胜1号砖室墓石棺	单檐，中一门，一人捧盾、面右而立	
郫县新胜2号1号石棺	单檐，中一门，上一凤鸟	左侧
郫县新胜2号2号石棺	重檐子母阙，中有楼阁	左侧
简阳鬼头山崖墓2号石棺	单檐，下三门，上立凤鸟	左侧
简阳鬼头山崖墓3号石棺	单檐，上立二凤鸟，下一门一人	
简阳鬼头山崖墓5号石棺	单檐，下三门，上立凤鸟	右侧
彭山县双河崖墓石棺	重檐，中分二层，下层一凤鸟、天禄、二人捧盾相对而立	左侧
彭山县梅花村崖墓石棺	重檐子母阙	
富顺县邓井观1号崖墓石棺	单檐，一门，一人捧盾	
张家沟1号崖墓石棺	重檐	
合江县草山砖室墓1号石棺	重檐	
合江县草山砖室墓2号石棺	重檐子母阙，一人持荣戟而立	
张家沟2号崖墓石棺	前档重檐，左侧双层庑殿式重檐阙	前档、左侧
合江六号石棺	单檐	

续表 2

石 棺	双阙特征	位置
泸州市大驿坝 1 号墓石棺	单檐	
泸州市大驿坝 2 号墓石棺	单檐子母阙	
泸州市杜家街墓石棺	单檐	
泸州市麻柳湾崖墓石棺	单檐	
泸州十一号石棺	单阙，左一人拱手、右一人捧盾	
成都天回山 3 号崖墓石棺	双阙	
新津县城南砖室墓 1 号石棺	重檐子母阙	
三台郪江金钟山Ⅱ区二号崖墓石棺	重檐，凤鸟二	
三台郪江红庙子二号墓石棺	重檐	右侧

二、作为“天门”的双阙：以简阳鬼头山 3 号画像石棺为例

双阙作为构图元件，是否具有天门意义，只有放置在整个画像石棺脉络中，而不能脱离整个石棺画像，进行分析。巫鸿对四川画像石棺象征结构的分析中，强调要注意到画像的“配置意义”^①，“具体到石棺这种形式，上面所刻画的每一个画面应当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目的地与其他画面相组合，共同装饰一具石棺”^②。

1986 年简阳鬼头山 3 号石棺的出土，因石棺出现的榜题不止一处，据统计，达 15 处 31 字之多^③，可谓意义重大，也引起学者的重视。简阳鬼头山 3 号石棺前档位置为凤鸟（残存），凤鸟出现在前档位置的画像石棺还有郫县新胜 2 号砖室墓 2 号石棺、简阳鬼头山 5 号石棺。后档为伏羲、女娲、玄武、鸱（图 1）。左侧的画像从右往左依次为仙人博、仙人骑、车马、日月、柱铍、白雉、离利，右下角为一条游动的龙，在它的右边与上方有鱼游动，鱼的头向，一条与龙同向，向右游动，一条向下（图 2）。龙鱼与上面画像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

标有“天门”榜题的双阙，不像大部分石棺出现在前档位置，而是在石棺的右侧；也不是独立构图，而是与其他画像组合。据报告描述，此画像右侧为“一干栏式房屋建筑。底层离地较高。房顶上有通气窗。房右侧一仙鹤昂首而立，姿态安详。房左上方榜题‘大

① 费慰梅在复原武梁祠时，提出注意画像的配置意义。详见：Wilma Fairbank, “The offering shrines of ‘Wu Liang Tz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41, Vol. 6, No. 1, p. 3.

② 巫鸿：《四川石棺画像的象征结构》，《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70～171 页。

③ 雷建金：《简阳县鬼头山发现榜题画像石棺》，《四川文物》1988 年第 6 期，第 65 页。

苍””，中间为“单檐式双阙。阙顶各有一凤鸟，昂首对视而立。……阙上方榜题‘天门’。下方站立一人，头戴冠，身着长袍，束腰。正面侧身，两手相拱，……阙左侧榜题‘大司’，‘司’字不识”，左侧为“一虎。昂首翘尾，前肢（残）猛扑，后腿腾空。虎身上方榜题‘白带’即白虎”。^①（图3）太苍、天门、白虎三者看起来没有多大联系，基本可以看作独立的，不构成一连续的叙事画面，但它们却服务于同一主题。因此，尝试把这三者当成死者通过天门，所享有的生活。“太苍”，应为太仓，在和林格尔壁画上可以见到“人马皆食太仓”^②的榜题，意指人、马都可以从太仓获得充足、丰富的食物。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天门与白虎组合。根据其他位置上出现的朱雀、玄武、青龙，断定白虎是作为西方位守护灵的四灵之一，除此以外，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呢？让我们先看看其他跟天门有关的艺术形式。重庆巫山出土过14件鎏金铜牌饰，其中5件有榜题“天门”。在《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中，作者把这14件铜牌饰分为A、B、C、D、E五类：A类为圆形，无上下之区分，除A8以外，其他皆有双阙、人物等画面，有的还带有天门榜题；B类同样为圆形，画面有上下分区；C类为长方形，主要为人物画像；D类为柿蒂形，图案比较复杂，主要有四灵、人物和神兽等；E类为方形，四边锯齿形，刻有四灵与人物。^③虽然各个类型之间的画像内容存在着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是性质的不同，而是同一性质下“差异的大小程度不同而已。总的来说，它们都是属于同一文化系统、文化性质的材料”^④。张勋燎认为这些铜牌饰应该纳入“西王母天门画像石棺铜牌饰”的范畴，并认为其他铜牌饰其实是B1（图4）、D1（图5）铜牌饰的局部画面。^⑤B1、D1铜牌饰的最顶端，虽有残缺，而且两个人物形象不同，但根据龙虎座，可以推测这两个人物形象表现的都是西王母。在四川画像石棺上，西王母形象还没有形成一固定的表现模式，但西王母与龙虎座一起，却是四川特有的表现方式。

绵阳市河边乡东汉崖墓出土的陶摇钱树座^⑥（图6）与四川广汉杜家嘴21号墓出土的摇钱树座^⑦（图7）上，也可以见到天门西王母这一主题的雕刻。绵阳市河边乡东汉崖墓

① 内江市文管所、简阳县文化馆：《四川简阳县鬼头山东汉崖墓》，《文物》1991年第3期，第23页。

② 见盖山林对和林格尔壁画榜题的统计（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7页）。

③ 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年第12期，第77～83页。

④ 张勋燎：《重庆巫山东汉墓出土西王母天门画像棺饰铜牌与道教——附说早期天师道的主神天帝》，安田喜宪主编：《神话 祭祀与长江文明》，第147页。

⑤ 张勋燎：《重庆巫山东汉墓出土西王母天门画像棺饰铜牌与道教——附说早期天师道的主神天帝》，安田喜宪主编：《神话 祭祀与长江文明》，第147～151页。

⑥ 何志国、朱俊辉、黄全祥、曾国明：《绵阳市出土摇钱树述考》，《四川文物》1999年第2期，第20页。

⑦ 四川广汉杜家嘴21号墓出土的摇钱树座情况，见巫鸿：《汉代艺术中的“天堂”图像和“天堂”观念》，《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第256页。

出土的陶摇钱树座上塑有重檐子母阙，阙上为端坐在龙虎座的西王母；广汉杜家嘴 21 号墓出土的摇钱树座上，增加了阙前的两个人物和阙内的灵异动物，这跟重庆巫山铜牌饰比较接近。

从铜牌饰、摇钱树座都可以见到双阙的指向是阙内的西王母。在文献记载中，西王母所在的地方，从庄子的“少广”^①到《淮南子》中的“流沙之濒”^②，“少广”在其他文献中很少出现，很有可能是庄子杜撰出来的，而“流沙之濒”同样是一个模糊性的概念。即便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西王母的所在仍然处于传说之中，在《大宛列传》中提到“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③。再到后来西王母与昆仑山联系起来，明确地指出西王母居住在昆仑山上。不过这已经是公元 2 世纪的事情了。^④从文献记载的模糊性到逐渐清晰与完备的过程，也是西王母不朽仙境世界逐步建立的过程。李淞指出西王母的领地有不断西移的倾向，^⑤其中，西王母明显是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西王母所在画像石的位置，一般安排在西壁。

简阳鬼头山 3 号石棺虽没有直接出现西王母的形象，但白虎与双阙给我们一种暗示，即通过双阙，到达西王母所在的世界。因此，判断双阙是否具有天门的功能，一条重要的指标就是双阙的目的所在，即西王母所代表的仙人世界。张勋燎借此认定彭山双河石棺（图 8、图 9）与南溪长顺坡 2 号石棺（图 10、图 11）最接近于西王母天门这一主题，从而把彭山双河侧面出现的双阙断为“天门”，这是合理的。^⑥南溪长顺坡 2 号石棺的侧面没有双阙的出现，只是在中间多出了一个门，半掩半开的门。半掩半开的门在四川画像石棺中也有不少，如紫经县陶家拐砖室墓石棺、芦山王晖石棺、合江五号石棺、合江六号石棺。双阙出现在石棺前档。张勋燎认为半开半掩的门只不过是双阙所代表的天门与西王母之间增加了一道便门而已。^⑦

三、作为楼阙的双阙：以张家沟 2 号崖墓石棺为例

张家沟 2 号崖墓石棺在前档与侧面皆出现了双阙，石棺的左侧为车临双阙图，画像右

① 《庄子·大宗师》：“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② 《淮南子》卷四《地形训》：“西王母在流沙之濒”。

③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3163～3164 页。

④ Wu Hu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19.

⑤ 李淞：《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36 页。

⑥ 张勋燎：《重庆巫山东汉墓出土西王母天门画像棺饰铜牌与道教——附说早期天师道的主神天帝》，安田喜宪主编：《神话 祭祀与长江文明》，第 152 页。

⑦ 张勋燎：《重庆巫山东汉墓出土西王母天门画像棺饰铜牌与道教——附说早期天师道的主神天帝》，安田喜宪主编：《神话 祭祀与长江文明》，第 152 页。

边为一车马，带着卷篷的车，应为柩车^①，中间为双阙，左边为西王母（图12）。据简报所讲，该画像是为了表现墓主“死后乘车进入天门，寻找一个美好的世界，升入天堂”的目的。此画像中部就是双阙，与前档双阙不同的是双阙之间有“庑殿式大门”，而且“重檐间楼阁处刻有百叶窗”。两者存在着差异，就像不同石棺上双阙的画像也不一致。^②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断定这里的双阙是天门。石棺的右侧为蟾蜍、玉兔、九尾狐、三足乌、雀、三条鱼（图13）。雀与鱼的具体意义不明，有的认为雀与鱼具有吉祥的意味，也有的说雀鱼是阴阳的象征；但从蟾蜍、玉兔、九尾狐、三足乌与西王母的关系，把雀与鱼当成仙禽之类的，似乎更恰当些。石棺右侧是对西王母仙境的具体描述，可以看作左侧画像的延续。

石棺前档为双阙（图14），后档为伏羲女娲（图15），符合大部分石棺画像内容的分布规律。在简报中，仍认为前档双阙象征了墓主的身份与地位，但赵、袁二位已经否定了这一说法。那么，此处双阙的作用为何？相对于砖室墓、石室墓，石棺画像的表现空间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空间里，如何用画像内容准确地表达死者死后的愿望与追求，这是画工需要考虑的关键性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画工不至于刻画出两个承担同一功能的双阙。况且，画工的创作还受到格套与粉本的限制，各位置上的画像都有一固定的形式。张家沟2号崖墓石棺的前档与后档即为普遍题材，即双阙与伏羲女娲。即便如此，画工在对画像的表现方法与画像的组合上，有极大的灵活性。因此，张家沟2号崖墓石棺左侧与右侧可以自由发挥，对画像进行重新分配与组合。总的来说，张家沟2号崖墓石棺的画像安排是合理的，而不是出于疏忽，故意把两个双阙安排在同一石棺。这就得对双阙的天门功能作出某些修改，在同一石棺上，两个双阙可能承担不同的功能。

阙，又可称观。晋崔豹《古今注》说：“阙，观也。古者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③阙是用来标表宫门的，是建筑的组成部分。扬子山一号墓^④、扬子山十号墓与新繁画像砖墓，在画像砖墓墓门处两壁各砌有单阙画像砖一块，各阙下有一执戟与捧盾的人，两单阙构成一完整的双阙。唐长寿认为砖室墓的双阙是模仿地面建筑，象征了庭院大门。^⑤这显然跟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有关，希望死后世界是生前世界的延续或者是对生前生活的升华，用来标表宫门的双阙也就成为死后世界的入口。那么，四川画像石棺上的双阙是否也是标志死后居住建筑的存在，代表了死后世界的入口呢？

① 巫鸿在讨论车马出行图时，区分了三种车马，即导车、魂车、柩车（巫鸿：《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汉代丧葬艺术中的“柩车”与“魂车”》，《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第260～266页）。

② 王庭福、李一洪：《合江张家沟二号崖墓画像石棺发掘简报》，《四川文物》1995年第5期，第65页。

③ 转引自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

④ 扬子山一号墓两壁的车马是向不同方向行进的，此处的双阙应承担两项功能，即死后世界的入口与离开墓葬，从死到不朽追求的中转站。

⑤ 唐长寿：《汉代墓葬门阙考辨》，《中原文物》1991年第3期，第71页。

“室墓”的出现，是汉代墓葬形制变革中的大事记，这也是为了满足死者把死后世界设计成生前居住世界的愿望。从椁墓到室墓的转变，也可以见到从石棺艺术到室墓艺术转变过程中，室墓艺术模仿与照搬石棺艺术的痕迹，同时也发现室墓艺术对壁画与建筑关系处理上的混乱与不成熟。^①四川画像石棺，到底是一种艺术传统的延续，还是从墓室画像微缩成一画像石棺？从画像表达功能的相似性、画像内容分布位置呈现规律性等看，石棺画像与墓室画像是具有同一性质的。我们更乐于把石棺当成一微型的墓室，其中极具说服力的是一种特殊形制的房形石棺的出现。那么，砖室墓墓门处的双阙也就相当于石棺前档的双阙，石棺前档的双阙也就成为死后世界的入口，或者说象征死后居住建筑的入口。

在四川画像石棺上，用双阙来标志死后居住的楼阙，而没有刻出完整的楼阙。在扬子山十号墓前室南壁“双阙”画像砖与“宴饮乐舞”画像砖排列在一起，显然是用双阙简单地象征了楼阙。在四川画像石棺上，对建筑的表现方法，除了选择标志性的部分来代替整体，还可以见到只刻出建筑的一角，如新津一号石棺某一侧面画像左边，刻出一根柱子和一截屋檐，显示这是一间房屋。石棺前档的双阙就是选择建筑的标志性部分，来代替整体。

巫鸿在研究四川石棺画像的象征结构时，注意到四川丧葬艺术呈现出一种二元性：“一方面，这种艺术反映了人们对超乎日常物质世界的不朽仙界的向往；另一方面，这种艺术又往往把死后的世界描绘成死者原有生活的延续，或表现为对现实生活的理想升华。”^②因此，我们尝试性地把四川石棺的画像内容分成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方面是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对西王母不朽世界的向往。当然，各石棺的画像，既可表现单一层次的画像，也可把两者结合融进同一石棺中。照理说，张家沟2号崖墓石棺出现了两个双阙，除了作为天门的双阙，另一个应只是普通的楼阙象征。但在张家沟2号崖墓石棺上，没有见到对日常生活场景想象的踪影，其左右侧都是对升仙的追求。前档的双阙真的是象征楼阙，而不是为了弥补空间吗？作为前档的双阙，只是格套下的程序构图，本来是象征死后世界的入口，但在画工对左右侧面画像选择的过程中，前档双阙的意义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张家沟2号崖墓石棺上，画工选择了奔仙主题的左右侧面画像，同时刻画出天门。前档双阙作为程序构图存留下来，并不具有太多的意义，只是为了填补空白。

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描摹与想象，不外乎宴饮、乐舞、杂技、车马出行^③、庖厨、田猎等内容。在画像中，经常可以看到双阙与楼阁、宴饮、迎宾等画像组合在一起。如郫县新胜1号砖室墓石棺、成都天回山3号崖墓石棺、合江六号石棺等。这里的双阙只不过是普通楼阙的入口。与砖室墓、石室墓把双阙与宴饮、乐舞、杂技等组合在同一画像的做法不同的是，石棺是一有棱有角的物体，在面与面之间存在着转折处。同一主题的画像分配在

① 郑岩：《关于墓葬壁画起源问题的思考——以河南永城柿园汉墓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3期，第56~74页。

② 巫鸿：《四川石棺画像的象征结构》，《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第178页。

③ 有必要区分日常生活场景的车马出行与升仙过程的车马。